

電車，作為流動的建築



善治若水
胡恩威

香港有一個特別的交通體驗——港島區的電車。香港電車系統自一九〇四年投入服務，是全球唯一全數採用雙層電車的系統。香港電車軌道總長度約三十公里，設有約一百二十個車站。除了觀光客乘搭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也是市民的一種主要交通工具。

香港電車是流動的建築，為什麼？因為電車的速度不像一般汽車和巴士那樣快。電車像一座兩層的建築物一樣，慢慢在路軌上移動。香港電車的最高速度為每小時四十五公里，香港高樓大廈營造一種峽谷形式的體驗，讓乘客可以慢慢體驗街道兩旁建築物的變化。電車不會排出廢氣，也是相對安靜的交通工具。

幾年前曾有一些電車創新提案，比如在車廂內設立小型洗手間，甚至是空調；或在電車裏進行不同的餐飲體驗。筆者認為，香港電車也可以進行建築設計題材創新，引進不同形式的科技，尤其是電能科技，以「電車作為流動建築」為主題舉辦設計比賽。

聖誕樹



柏林漫言
余渝

「哇，你們家這麼早聖誕樹買回來了，裝飾得真好看。」十二月初的時候邀請朋友到家裏來喝咖啡，她一進屋便看到我裝飾一新的聖誕樹。我說：「今年搞棵小一點的，大的搬來搬去太費勁了。今年不算早了，往年我們十一月底或者最遲十二月一號就買好了。基本上趕在那家園藝店聖誕到貨的前兩天吧。」

「聖誕樹應該一直都有吧，不會晚了就沒有了或者品質不好了吧？」

「這倒不會，我們想着費盡心思裝飾一番，能多掛一段時間多看看豈不好？從十一月底懶到一月份，直到聖誕樹回收日。」

「有道理。不過我最近才知道，有一些德國人的傳統習慣卻是不一樣的。」

聽了朋友慢慢道來，原來德國傳統中關於聖誕樹，還有這麼一個習俗。這應該是來自古老的德國，或者鄉村裏。一個村裏或者一條街上的住戶，每年他們會在聖誕前夜有一個「亮燈儀式」——也就是把裝飾一新的聖誕樹統一打開裝飾燈，然後一起每家每戶挨着參觀比較，最後要評出每年最佳聖誕樹。

所以，各家各戶為了讓自家的聖誕樹在聖誕前夜有最佳的狀態，青油油，鬱鬱蔥蔥，他們都會等到二十號以後再去砍聖誕樹，或者去買聖誕樹。這和我們的想法恰恰相反，我們想早早地裝扮好聖誕樹，盡可能讓家裏的聖誕氣氛時間更長。

這讓我想起我們的幾位鄰居。因為都住在柏林公寓，沒有花園裝飾，很多人就在陽台上掛滿了滿天星一樣的小燈。估計有幾位鄰居是忙碌的上

賽，邀請建築師和設計師，設計出不同風格和用途的電車：有些可以是現代主義的簡約風格，有些可以是裝飾主義，有些可以是中國古典色彩。電車也可以變成一個設計博覽平台，展示設計師的創意，為市民和旅客提供新體驗。電車的功能不單是交通工具，也可以是變成流動的酒店、流動的小餐館、流動的活動室、流動的展覽空間、流動的音樂廳、流動的咖啡店。功能根據時間而改變：早上繁忙時段作為交通工具，晚上非繁忙時間變身小酒吧、咖啡店，或是閱讀詩歌的藝文空間和話劇音樂播放演出的沉浸式劇場。

作為流動的建築，電車可以引進很多新能源科技，例如太陽能和電池創新應用模式，或者引進潔淨水資源以及空氣系統。在全球暖化的情況下，電車需要在夏天時引進新科技減低車廂內溫度，令其變得更通風。電車的形式也可以調整，例如復興二拖一的電車模式；未來的電車在設計上亦可應用更多新的物料技術，形成不同質感的設計，甚至可以在電車的架構引進香港傳統的花牌技藝、竹棚等，創造更有趣且靈活多變的設計格局。



▲柏林的聖誕樹市場。
作者供圖

班族，掛上了就忘了取，這麼一掛就是大半年。不過也幸好沒有人投訴這樣浪費資源，大家也習慣了每晚能遠遠看到他們陽台閃閃亮的氛圍圍燈。

說起浪費資源，還真的有一部分德國人很介意每年買那些砍來的聖誕樹，每年扔每年換這樣的做法。他們覺得這樣既砍了樹破壞了環境，又製造了新的垃圾，並且還動用了人力來處置這些垃圾等等。所以有些德國人就會買那種利用可回收材料製作的聖誕樹，那種聖誕樹還可以收摺，收起來體積也小也便於收存。

當然了，還是有很多德國人比起環保，更熱愛他們的傳統。有位德國女生朋友說，沒辦法，我就是太喜歡冷杉在家裏那種清香撲鼻的味道。每年聖誕樹回收日我依依不捨地把我的聖誕樹搬去街上，揮手告別這個聖誕假期。

是的，每年柏林市政廳網站會公布每條街在一月份的聖誕樹回收日，一般有兩個日期，錯過了一個還有下一個。如果兩個都錯過了，就得自己想辦法處理聖誕樹，那可是個大工程，隨便扔進垃圾桶可是不行的。

柏林的冬天陰雨綿綿，太陽躲起來許久也不露個臉。正是這些繽紛閃爍的聖誕樹燈光，給冬天帶來溫暖的幸福感。

不覺之間，我家的那隻「有福」已經十歲了。寵物醫院的呂醫生說，「有福」的年齡相當於人類的九十歲。昨天，我帶得了惡性「肥大細胞瘤」的「有福」去狗醫院打點滴，吃化療藥。這隻曾經得過多次重病的老狗，每次去醫院從不吵鬧，不吭聲地站在台上打點滴一站就是三個小時。我輕輕撫摸牠的頭，那雙可愛眼睛深情地望着我，好像在說：爺爺，你放心！我會好的，我是「有福」。

十六年前的一天，妻子到花鳥市場去買花，見到一隻剛出生不久的小狗，瘦骨嶙峋，在寒風中瑟瑟發抖，就花了二十元向老闆把牠買了回家。剛到家的「有福」在牆角蜷縮成一團，用那雙明亮眼睛楚楚可憐地望着我們。妻子弄了些剩飯，剪了肉片拌在一起餵牠，但牠似乎沒有食慾。剛巧樓下有一家寵物診所，便帶牠去看病。一看，發現牠已經得了「細小」狗瘟。得這種病的狗，成活率不到千分之一。妻子說，只要有一絲希望，也要盡力搶救牠。



上海與攝影



展覽「上海：攝影之都 1910 年代-2020 年代」正在上海民生現代美術館舉行。本次展覽匯集郎靜山、許海峰等活躍於上海的幾代攝影家、藝術家的作品，為觀眾呈現「上海」與「攝影」跨越百年的歷史變遷與發展。圖為攝影家許海峰講述拍攝作品過程中的細節。

中新社

一部四十年厚積薄發的作品



維港看雲
郭一鳴

顧問，來港已經兩年。楊校長高興地對李老師說，「請你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，認真研究總結香港和武漢兩地兩制的中學教育有哪些可以互相借鑒，特別是香港的教學有哪些值得武漢和內地學習，將來寫一本書，我請你到母校的教育學院去講課」。今年夏天，海平兄約滿退休回武漢之前，拿出一本四百多頁的書稿《語文高體驗課堂：實踐與理論》，希望我寫一篇序。日前海平兄催稿，說書稿已交到出版社準備排版，就等我的序呢。

海平兄和我四年大學同窗，當年他畢業後到中學任教，華中師大一附中是全國名校，他是名校的名師，曾被選派到北京的中學去任教好幾年，在高中語文教學方面絕對是專家級。八十年代大學畢業分配到中學教書的同學，不少人後來當了校長、教育局局長，有的改行進入官場，有的出國留學或下海做生意，像李海平這樣堅守教學第一線四十年，教書育人初心不改的人並不多見。

聖誕節假期第一天睡到早上十點鐘起床，冬天的太陽穿透雲層照進窗內，對岸港島的高樓隱隱約約。平安夜狂歡過後，感覺維港兩岸格外清靜。泡一壺鳳凰單叢工夫茶，吃過早點，打開老同學的書稿，二十五萬字很快讀完。第一感覺，這本書是海平兄積四十年教學經驗厚積薄發的力作，不僅有大量的課文課堂教學實例，而且超越具體教學內容，直視課堂教學面臨的困境，努力尋找解決方案。他寫道：

當今教學面臨兩個困境，一是時間加汗水的學習方法，學習時間不斷加長，學習地方不斷加多（從學校到校外）；二是唯分數論的評價方法，一切為了成績、一切看成績。在當今，這條路顯然已經走進了死胡同。

六年前，時

任武漢華中師大校長楊宗凱教授來港出席活動，我向他介紹華中師大一附中的李海平老師，當時李海平被港島某名校透過優才計劃聘為中文教材

課堂教學走向何方？

這個問題不僅是內地學校需要回答，香港的學生、老師和家長又何嘗不為這個問題深感困擾呢。當然，他針對的主要是內地的學校。二〇二〇年，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《深化新時代教育評價改革總體方案》，提出要「扭轉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導向，堅決克服唯分數……的頑瘴痼疾」。李海平指出，不應該以學生的考試分數作為評價課堂教學的唯一標準，他提倡「高體驗課堂」的理念、用「體驗度」來作為評價課堂的指標等等。書中指出：

「體驗度」這個詞，清楚、直接且真實地表示學生對課堂教學的感受。根據學生在課堂上的不同體驗，體驗度呈現出一個或高或低，或負或正的曲線，其最高點就是高體驗點，其最低點就是低體驗點。其平均值就是課堂的體驗度。它顯示了一堂課帶給學生的真實體驗。如果借助AI，「體驗度」也可以像分數那樣被精確測量和統計，作為評價課堂的主要工具和指標。

因為體驗度是學生對課堂的綜合評價，所以，這個指標對於老師升級教學理念、改進教學方法，提高教學水準有現實意義。體驗度，「體驗度」教學不僅要求知識分數，更要求體驗好的分數。雖然提高知識分數不是提高體驗的目的，卻是提高體驗的必然結果。

李海平介紹了海外一種教學理論，叫做體驗式教學（experiential teaching），或者體驗式學習。體驗式教學是指在教學過程中，創設與教學內容相適應的具體場景或氛圍，以引起學生的情感體驗，說明學生迅速理解教學內容，促進他們的心理機能全面和諧發展的一種教學方法。顯然，李海平的「高體驗」、「體驗度」的概念，是受到上述理論的啟發。不過，他在書稿中對於如何建立高體驗課堂教學評價系統的論述，還有一些可議之處，例如，對於高體驗和高分數的關係沒有說得很清楚，是否高分數不等於高體驗、而高體驗必然考試得高分數？是否有了高體驗，考試分數高低就不重要？希望這些問題能引發教育界的深入討論。

因為體驗度是學生對課堂的綜合評價，所以，這個指標對於老師升級教學理念、改進教學方法，提高教學水準有現實意義。體驗度，「體驗度」教學不僅要求知識分數，更要求體驗好的分數。雖然提高知識分數不是提高體驗的目的，卻是提高體驗的必然結果。



▲今年九月二日，香港中小學開學日。

資料圖片



人與事
魯力

我家一有福



人與事
魯力

於是醫生給牠打針、吃藥。回到家後，我餵牠喝水，把蛋黃拌在羊奶裏餵牠，每隔四小時給牠量一次體溫。那時正逢寒冬，乾脆把牠塞進我胸口的毛衣裏，隨着我在屋裏走來走去。「有福」經常從毛衣裏探出頭來，好奇地打量周遭世界。牠那雙透亮的雙眼，更不時注視著我，好像在叫我「爺爺」。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治療與餵養，再去看醫生時，他驚訝地說，牠身上已沒有「細小」了。這隻狗命真大，真有福氣。於是，回家之後，我們就給牠取了個名字，叫「有福」。

「有福」是隻土狗，學名「中華田園犬」，長得像馮小剛電影《忠犬八公》中的「八筒」。不過牠是黑色的，兩隻眼睛上有兩團白毛，四隻爪子上也長有白毛。來家玩的電影導演鄭潔說，這叫「四蹄踏雪」，很有福相。「有福」非常聰明乖巧，牠從不隨地大小便，只在我們給牠準備的尿盤上廁所。我們在家時牠非常乖巧，從不搗蛋。當我們外出回來後，牠仍然高興地過來歡迎。但是，當我回頭一看，那張皮沙發已經被牠

咬得東一個洞西一個洞。

朋友看到「有福」很孤獨，就送了兩隻小狗給我們。第一天到家時，那兩隻小東西全身髒兮兮的，縮在牆角不敢動。我們為牠們洗了澡，餵了些肉絲調飯，喝了水。在吃飽喝足之後，「有福」已經帶著香噴噴的兩小隻東追西跑，打成一片，玩得不亦樂乎。那時，我們住在頂樓的複式公寓裏，樓上有個六十平方米的空中花園。上面的那個小水塘就成為三隻小狗的「樂園」。池裏的小魚就是牠們的玩具，種的各種花草也是牠們破壞的對象，打碎的花盆，踩躡下的花朵，滿地的泥土，每天晚上回家都見到花園好似戰場般。一見到我回來，「有福」馬上跑到客廳牆角坐好，好像跟牠無關似地看著我。而那兩隻仍在繼續打鬧的傢伙，往往會被打屁股。

我們那時長年在外工作，不在家時狗狗由保姆照顧。一天，保姆告訴我，「有福」突然半邊身子不能動了。我立刻買了機票飛回去，帶牠去看了醫生，說是偏癱，需

要每天掛瓶，試試看能否疏通腦血管。於是，每天上下午，我都用車載着「有福」到寵物醫院去掛瓶，日復一日，天天堅持。二十多天後，一天我回家，一推開門，「有福」竟然站了起來，向我高興地搖着尾巴。天吶，牠的偏癱竟然好了！這小傢伙真是「有福」。

老人與狗，似乎是文學中的一個永恆主題。我沒有看過謝晉導演的《老人與狗》，但我覺得人與狗的關係，應該是一種很複雜的私人情感。「有福」已是我們家裏那個不會說話的孩子。每天回家，最先撲過來迎接我的一定是「有福」。牠高興地叫着、跳着，那萌萌看我的眼神，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到今天，多次經歷過生死的「有福」，已經與我們相伴十六個年頭了。

冬天到了，陽光斜射入庭院。滿院的桂花又開了，點點花蕊似小黃星在綠色樹叢中閃爍，飄出淡淡清香。我搬了躺椅坐在院子裏曬太陽，「有福」靜靜地趴在旁邊望着我，在牠的眼裏只有我。